

孟

子

孟子十四

卷

四部叢刊初編經部

本縮編初刊叢部四

子 孟

(21102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每册定價國幣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 行 所	印 刷 所	發 行 人
商 務 印 書 館	商 務 印 書 館	王 雲 五
上 海 及 各 埠	上 海 河 南 路	上 海 河 南 路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
印清內府藏宋刊本

孟子題辭

趙氏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
 義又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
 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摠謂之孟子其
 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
 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
 曰鄒矣國近魯後為魯所并又言邾為楚
 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
 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
 於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孟
 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
 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
 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
 爭彊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為
 上賢先王大道陵遲墮廢異端並起若楊
 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眾者非一孟

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
 塗壅底仁義荒急佞偽馳騁紅紫亂朱於
 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
 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
 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
 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
 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
 餘風取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
 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
 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
 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荅問又
 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
 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
 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榮歿靡所不
 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
 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

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
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佞
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
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
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
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
語者五經之館鑄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
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荅
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
相黜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子魯臧
倉毀鬲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子
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又有外書四
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引深
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
而託之者也孟子旣沒之後大道遂絀逮

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
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
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帝欲廣遊學
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
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
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於譬
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
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
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
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撫取
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
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尋
不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
之際嬰戚于夫遵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
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勦形瘵何勤如焉
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

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
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
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
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已詳
矣。儒家惟有孟子。闕遠微妙。緼奧難見。宜
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己所聞。證以經傳。
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指分。爲上下
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
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
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
乎。

孟子卷第一

趙氏注



梁惠王章句上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諡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

者也猶春秋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以為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衛之君皆尊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為諸侯所師是以梁惠王滕文公題篇與公孫丑等為一例也

孟子見梁惠王
孟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之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曰辭也叟長老之稱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曰父不遠千里之路而來至此亦將有可以為寡人興利除害也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彊兵為利故曰王何必以利為名乎亦惟有仁義之道者可以為名以利為名則有不和之患矣因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言上下交爭各欲利其身必至於篡弒則國危亡矣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故不欲使

君者必千乘之家
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夷羿

千乘取萬乘也
之弒夏后是以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

之家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菜邑有兵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崔嵬晉六卿等是以其終亦皆弒其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千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為家亦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君巨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
周制君十卿祿君食萬鍾巨食千鍾亦多矣不為不多矣

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餒
苟誠也誠今大臣皆後仁義而先自利則不篡奪君位不足自餒飽其欲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仁者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棄其親行義而忽後其君者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復申此者重嗟歎其當以仁義為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穆天經地義不易之道故以建篇立始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沼池也王好廣苑固大池沼與孟子遊觀顧視禽獸之衆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惟賢者然後乃得樂此耳謂脩堯舜之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為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家雖有此當為人所奪故不得以為樂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詩大雅靈臺之篇也言文王始經營規度此臺親民並來治作之不與期日自來成之也

經始勿

臺親民並來治作之不與期日自來成之也

經始勿

臺親民並來治作之不與期日自來成之也

經始勿

臺親民並來治作之不與期日自來成之也

經始勿

亟庶民子來 言文王不督促使之亟疾也衆民自來趣之若子來爲父使也 王在

靈囿鹿鹿攸伏鹿濯濯白鳥鶴鶴 鹿鹿特鹿也言文王在此囿中鹿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 王在靈

沼於物魚躍 文王在池沼魚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鼈也 文王以

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

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 孟子

爲王誦此詩因曰文王雖以民力築臺靈池民由歡樂之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爲欲使其多禽獸以養文王者

也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借俱也言古賢之君

與民共同其所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

樂故能樂之 湯誓尚書篇名也時是也時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

亡爲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而誓之言

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汝俱往亡之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

獸豈能獨樂哉 孟子說詩書之義以感喻王言民皆欲與湯共亡桀雖有臺池

禽獸何能復獨樂之哉復申明上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章指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則忻戴

其上太平代興無道之君衆怨神怒則國滅祀絕不得保守其所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王侯

自稱孤寡言寡人於治國之政盡心欲利百姓焉耳者懇至之辭 河內凶則移其

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 言年以此救民也魏舊在河東後爲強國兼得河內也 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

之用心者 言鄰國之君用心憂民無如己也 鄰國之民不加少

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王自怪爲政有此惠而民人不增多於鄰國者

何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 因王好戰故以戰事

喻解王意填然鼓之兵刃旣接棄甲曳兵而走

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

步笑百步則何如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孟子問曰今有戰者兵刃

已交其負者棄甲曳兵而走五十步而止足以笑百步止者不曰不可直不百步

耳是亦走也 王曰不足以相笑也是人俱走直事不百步耳 曰王如知

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孟子曰王如知此不足以相笑

王之政猶此也王雖有移民轉穀之善政其好戰殘民與鄰國同而獨望民之多何異於以五十步笑百步者

乎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從此已下爲王從此已下爲王

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則五穀饒穰不可勝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

不可勝食也 數罟密網也密細之網所以捕小魚鼈者也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尺不 得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謂時

草木零落之時使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

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憾恨也民

所用者足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王

故無恨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

可以衣帛矣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為宅冬入保

者年五十乃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

可以食肉矣言孕字不失時也百畝之田易奪

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一夫一婦耕種

不可以備役奪其時功則家給人足農夫上謹庠序

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

道路矣庠序者教化之宮也殷曰序周曰庠謹脩教

也壯者代老心各安之化申重孝悌之義頒白者斑也頭半白斑斑者

故斑白者不負戴也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

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言百姓

飽禮義脩行積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欲以風王何不

行此可以王天下有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於鄰國狗

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言人君但養人彘使食人食不知以法度檢斂也塗道

死者不知發倉廩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

以用振救之也人死謂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餓疫死

者也王政使然而曰非我殺之歲殺之也此何

以異於用兵殺人而曰非我也兵自殺之也王無罪

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戒王無歸罪於歲責己而

也章指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喪死之用

備足然後導之以禮義責己於窮則斯民集矣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願安意承受孟子

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挺杖曰無以

異也王曰杖刃殺以刃與政有以異乎孟子

大喻曰無以異也王復曰政殺曰庖有肥肉廄

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

人也孟子言人君如此為獸相食且人惡之為

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

為民父母也虎狼食禽獸人猶尚惡視之牧民為

之道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

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亡也

嗣乎如之何使此民亂而死邪孟子陳此以教王愛民章指言王者爲政之道生民爲首以政殺人君之咎猶以白刃疾之甚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

韓魏趙本晉六卿當此時號三晉故惠王言晉國天下強也及寡人之身東敗

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

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

則可王念有此三取求策謀於孟子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

可以王言古聖人以百里之地以致王天下謂文王也王如施仁政於

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

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

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易耨芸苗今簡易也制作也王如行此政可使國人作杖以撻敵國堅甲利兵何患恥之不雪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

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

之夫誰與王敵彼謂齊秦楚也彼困其民願王往征之也彼失民心民不爲用夫誰

與共禦王之鄰國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暴虐

已脩仁政則無敵矣王請行之勿有疑也章指言以百里行仁天下歸之以攻傷民民樂其亡以挺服強仁與不仁也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

襄論也觀之嗣王也望之無嚴然之威儀也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與之言無人君操秉之威知其不足畏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問事不由其次也問天下安所定言誰能定之吾對曰定于一孟子謂仁政爲一也孰

能一之一之言孰能一之者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嗜

甘也言令諸侯有不甘樂殺人者則能一之孰能與之王言誰能與之不嗜殺人者乎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孟子曰時人皆苦虐政如有行仁天下莫不與之

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

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

如是孰能禦之以苗生喻人象也周七八月夏之

以潤槁苗則浡然已盛孰能止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

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

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

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今天下牧民之君誠能行此仁政民皆延頸望

欲歸之如水就下沛然而來誰能止之章指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之是故文王視民如傷此之謂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宣

也宣王問孟子欲庶幾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孟子冀得行道故仕於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也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

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

聞也孔子之門徒頌述密載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耳雖及五霸心賤薄之是以儒家後世無欲傳道之者故曰無以則王乎既不論三皇五帝殊無巨未之聞也

不欲使王問霸事也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王曰德行當何如而可得

以王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安也禦止也言安民則

惠黎民懷之若此以王無能止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王自恐德不足以安民故問之曰可孟子以為如王之性可以安民也曰何由知

吾可也王問孟子何以知吾可以安民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

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

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

觥餼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

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胡斲王左

右近臣也觥餼牛當到死地處恐貌新鑄鍾殺牲以血塗其釁郊因以祭之曰釁周禮大祝曰墮釁逆牲逆尸

今鍾鼓天府上春釁寶鍾及寶器孟子曰曰有之王

巨受胡斲言王嘗有此仁不知誠有之否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

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愛畜也孟子曰王推是仁心足以至於王道然百姓

皆謂王畜愛其財巨知王見牛恐懼不欲趨死不忍故易之也王曰然誠有百姓

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觥

餼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王曰亦誠

有百姓所言者矣吾國雖小豈愛惜一牛之財貴哉即見其牛哀之釁鍾又不可廢故易之以羊耳曰王

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

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

何擇焉異性也隱痛也孟子言無性百姓之謂王愛財也見王以小易大故也王如痛其無罪羊

亦無罪何為獨釋牛而取羊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

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王自笑心不然而不能自免為百姓所非乃責己之以小易大故曰宜乎其罪我也曰無傷也

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

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孟子解王自責之心曰無傷於仁是乃王為仁之道也時未見羊羊之為牲次於牛故用之耳是以君子遠庖廚不欲見其生食其肉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

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詩小雅巧言之篇也王喜悅因稱是詩以嗟歎孟子忖度知己心戚戚然心有動也寡人雖有是心何能足以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

復白也許信也人有白王如此

王信之平百鈞三千斤也曰否

王曰我信不信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見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

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孟子言王恩及禽獸而不安百姓若不用力不用明者也

不為也非不能也

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王問其狀曰挾大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大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孟子為王陳為與不為之形若是王則不折枝之類也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取見役故不為耳非不能也大

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為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

老猶敬愛也敬我之老亦敬人之老愛我之幼亦愛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天下可轉之掌上言易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詩大雅思齊之篇也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己適妻則八妾從以及兄弟御尊也享天下國家之福但舉己心加於人耳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大過人者大有為之君也善推其心所好惡以安四海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復申此言非王不能不為之耳權然後知輕重

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孟

子

卷

一

九

權銓衡也可以稱輕重也度丈尺也可以量長短也凡物皆當稱度乃可知心當行之乃為仁心比於物尤當為之甚者也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使於心與抑辭也孟子問王抑亦如是乃使邪王曰否

吾何使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王言不使是也將欲以求我心所大欲者耳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孟子

雖心知王意而故問者王笑而不言王意大而不欲今王自道緣以陳之不敢正言曰

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

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孟子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以問

曰否吾不為是也王言我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

國而撫四夷也莅臨也言王意欲庶幾王者莅臨中國而安四夷者也以若

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若順也順嚮者王曰若

是其所為謂搆兵諸侯之事求順今之所欲王謂比之緣木求魚為大甚曰殆有甚焉緣木

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孟子言盡心戰國之災故曰殆有甚於緣木求魚者也

曰可得聞與王欲知其害也曰鄰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言鄒小楚大也曰楚人

勝王曰楚人勝也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

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固辭也言小弱固不如彊大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州耳今鄒猶鄒敵敵楚蓋亦反其本矣王欲服之道蓋當反王道之本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反本道行仁政若此則天下歸之誰能止之者王曰吾惜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敢請嘗試之王言我情思昏亂不能進行此仁政不知所當施行也欲使孟子明言其

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孟子言盡心戰國之災故曰殆有甚於緣木求魚者也

曰可得聞與王欲知其害也曰鄰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言鄒小楚大也曰楚人

勝王曰楚人勝也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

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固辭也言小弱固不如彊大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州耳今鄒猶鄒敵敵楚

蓋亦反其本矣王欲服之道蓋當反王道之本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

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

禦之反本道行仁政若此則天下歸之誰能止之者王曰吾惜不能進

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敢請嘗試之王言我情思昏亂不能進行此仁政不知所當施行也欲使孟子明言其

道以教訓之我雖不敏願當使少行之也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

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 孟子為王陳其

法也恒常也產生也恒產則民常可以生之業也恒心

人常有所善心也惟有學士之心者雖窮不失道不求

苟得耳凡民迫於飢寒則不能守其常善之心 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

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

也 民誠無恒心放盜辟邪侈於斯利犯罪觸刑無所不為乃就刑之是由張羅罔以罔民者也 焉

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罔陷其民是政

何可為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

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

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言衣食足知榮辱故民從之教化輕易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

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

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

治禮義哉 言今民困窮救死恐凍餓而不給何暇脩禮行義也 王欲行之

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

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

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

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 其說與上同八口之家太上農夫也孟子

故為齊梁之君各具陳之當章究義不嫌其重也 章

指言典籍攸載帝王道統相文之事諸正相紛撥亂反

正聖意弗珍故曰後世無傳未聞仁不施人猶不成德

覺鍾易性民不被澤王請嘗試欲踐其路答以反本惟

是為要此蓋孟子不屈道之言也

孟子卷第一

孟子卷第二

趙氏注

至正十五年二月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

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莊暴齊臣也不

以對而問曰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

庶幾乎王誠能大好古之樂他日見於王曰王

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孟子問王王變乎色

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

樂耳變乎色愾恚莊子道其好樂也王言我不能

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

之樂也甚大也謂大要與民曰可得聞與王問

同樂之意寧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孟子

王獨自作樂樂邪曰不若與人王曰獨聽樂不如

與人共聽樂樂也曰與眾樂樂孰樂孟子復問王與少

眾入共聽曰不若與眾王言不若與眾臣請為

王言樂孟子欲為王陳獨今王鼓樂於此百姓

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

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

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鼓樂者

為節也管笙簫蕭或曰簫若笛短而有三孔詩云左手

執籥以節衆也疾首頭痛也蹙頰愁貌言王擊鼓作樂

發賦徭役皆出於民而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

德不加之故使百姓愁

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

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

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

不與民同樂也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牲也羽旄之

獸供給役使不得休息故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

民窮極而離散奔走也

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

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

樂也百姓欲令王康強而鼓樂也今無賦今王田

也王以農隙而由不妨民時有啓民之心因田獵而加撫恤之是以民悅也今王與百姓

同樂則王矣孟子言王何故不大好樂效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以王天下也何惡莊子之言王好樂也章指言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發政行仁民樂其事則王道之階在於此矣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矣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言聞文王苑囿方七十里寧有之於傳文有是言曰

若是其大乎王性其大曰民猶以為小也言文王之民尚以為小也

何也王以為文王在岐豐之時雖為西伯王地尚狹而囿以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囿小之民以為寡人囿大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

宜乎芻蕘者取芻薪之賤人也雉兔獵人取雉兔者言文王聽民往取禽獸刈其芻薪民苦其小是其宜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言王之政嚴刑重也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

麋鹿者如殺人之罪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言陷

阱者不過丈尺之間耳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民苦其大不亦宜乎章指言譏王廣囿專利嚴刑陷民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問與鄰國交接之道孟子

對曰有欲為王陳古聖賢之比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

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混夷葛伯放而不祀湯先助之祀詩云混夷允矣惟其喙矣謂文王也是則惟智者為能以

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鬻北狄疆者今句踐也大王去邠避獯鬻越王句踐退於會稽身自官事吳王夫差是則智者用智是故以小事大而全其國也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

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聖人樂行天道如天無不蓋也故保天下湯文是也智者量時畏天故保其國大王句踐是也詩周頌我將之篇言成王尚畏天之威於是時故能安其大平之道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謂孟子之言大不合於其意答之云寡人有疾疾於好勇不能行聖賢之所履也對曰王請無

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

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疾視惡視也撫劍瞋目一人之敵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